



最後笑的人

克拉比瓦著

新文藝出版社



最後笑的人

克拉比瓦著
龔人放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К. КРАПИВА
КТО СМЕЕТСЯ ПОСЛЕДНИМ

根據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К. Крапива:
Избранные Драмы” 1953年版本譯出

最後笑的人

克拉比瓦著
襲人放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85

開本 787×1032 耗 1/32 印張 3 字數 58,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600 定價 (6) 0.28 元

內 容 提 要

這個劇本描寫一個政治上的兩面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高樂赫瓦茨基在某地政府機關陰謀活動失敗後，披上科學家的外衣，混入了地質研究所。他在這裏繼續進行他的反革命活動。他首先利用那些政治上麻痹、意志薄弱、喜歡阿諛奉承的人為其幫兇，進行挑撥離間、造謠中傷，詭譎在學術上有貢獻的老教授切爾諾烏斯，同時用威脅的手段，強迫胆小怕事的科學研究員杜略格替他寫學術論文，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他自以為從此可以把別人當墊腳石，爬上科學家的高位，進行更惡毒的破壞活動。但是他的活動逐漸引起了黨員薇拉和黨委書記列萬諾維奇的懷疑。他們打通了胆小怕事的杜略格的思想，於是，同志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曲折複雜的鬥爭，終於揭露了暗藏的敵人及其幫兇，獲得勝利，成為最後笑的人。

本書曾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

人 物

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高樂赫瓦茨基(愛稱舒拉)——地質研究所所長。

安娜·巴甫洛夫娜(愛稱紐洛其卡,紐拉)——其妻。

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切爾諾烏斯——教授。

尼吉達·謝穆諾維奇·杜略格——科學研究員。

列萬諾維奇——黨委書記。

薇拉(愛稱薇洛其卡)——助理研究員。

古爾金——助理研究員。

齊娜·古爾金娜(愛稱齊諾其卡)——其妻,所長祕書。

卡嘉大嬸(卡婭林娜·伊萬諾芙娜)——掃地女工。

尼基弗爾——掃院工人。

不知名的女人。

一個穿公安人員制服的人。

第一幕

第一場

地質研究所裏的一條走廊。

卡嘉大嬸 (從所長室出來。尼基弗爾隨後上) 唔!……你來得正好,不然我一個人簡直挪不動這張桌子。

尼基弗爾 好傢伙,這張大桌子!在舊時代裏如果我有這麼大一塊土地,我也作了東家啦!

卡嘉大嬸 各人有各人的做法!從前的所長,有一張小桌,兩把椅子就行了。可是這位新所長,要這麼大的桌子,上面還擺着各種各樣的玩意兒——這恐怕要化很多錢呢。

尼基弗爾 公家的錢,他還捨不得嗎?又不用自己掏腰包。

卡嘉大嬸 兩把皮沙發,軟軟的。不知道要這些東西幹什麼?難道他想躺着辦公嗎?

尼基弗爾 人家嬌養慣了,不敢坐硬的,怕把屁股磨出腫子來。

卡嘉大嬸 你說吧……我來到這兒,快一年了,我真不明白,這裏在幹些什麼?譬如說,鐵匠在鐵舖裏打鐵,做出

些東西來。教員教孩子們唸書，有他們的成績。這兒的人們也做事情，每天做事情，可是沒看見做出什麼來。

尼基弗爾 俗語說得好：做還是做，就是看不見做出什麼來。

卡嘉大嬸 他們也許不能不做事，不過一點益處也沒有。總是擺弄石頭，挑選骨頭，翻騰沙子。

尼基弗爾 他們這是在研究地球。

卡嘉大嬸 研究地球？

尼基弗爾 是呀，他們看一看這些骨頭，馬上就能說出來，地球有多大年歲，它在年青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卡嘉大嬸 別胡扯了！你以為我是個鄉下女人，就什麼瞎話都相信呀。

尼基弗爾 那麼你問問切爾諾烏斯吧。他雖然是一個嚴肅的人，可是一說起話來，可叫人愛聽啦。他會告訴你從前什麼地方是大海，為什麼現在沒有啦，幾百萬年以前有過什麼樣的動物，牠們怎樣彼此吃掉了。他說的可像真事啦，好像他親眼看見過一樣。

卡嘉大嬸 在寬街的那個研究所裏，養的狗可多啦。那裏用狗做各種把戲，做實驗。我有一位鄰居在那兒做掃地女工。她說好像不讓狗用嘴吃東西，在腰上穿個窟窿，就從那兒給牠們往裏面灌東西吃。

尼基弗爾 哦，這就是說，他們研究的科學各有不同。有的研究地球，有的研究動物。

卡嘉大嬸 不過，幹麼要給這些狗穿窟窿呢？

尼基弗爾 幹麼？就是要用一隻眼睛看看裏面怎麼工作。

卡嘉大嬸 難道上帝給牠們的窟窿還不够用嗎？

尼基弗爾 你倒是覺得够用啦，可是人家嫌少呀……儘跟你閒扯了，我還沒掃院子呢。

卡嘉大嬸 掃去吧，跑不了你的院子。

尼基弗爾 一會兒所長來了，要罵我的。

卡嘉大嬸 你的所長哪有工夫往院子裏看，他有別的心事。昨兒晚上和齊諾其卡坐着營業汽車到城外兜風去了，車子開得好快啊，連灰塵都捲起來了。

尼基弗爾 和我們的齊諾其卡嗎？

卡嘉大嬸 不是她，還有誰呢？

尼基弗爾 你得看看清楚啊！他自己的老婆長得挺俊呀。

卡嘉大嬸 可見，俊的看膩了，又想粗綫條的了。

尼基弗爾 吉爾金怎麼樣呢？

卡嘉大嬸 吉爾金能怎麼樣……踮着脚尖走路，偷着聽聽誰說些什麼。再說所長和他老婆開心取樂，他並沒看見。

尼基弗爾 看見囉，裝不知道。這個毛孩子能把所長怎麼樣呢？他在這兒無拘無束的，好像池塘裏的梭魚。人們都那樣恭維他：“高樂赫瓦茨基同志！高樂赫瓦茨基同志！”這位高樂赫瓦茨基呀，驕傲自大，目中無人，誰敢把他怎麼樣。只有切爾諾烏斯一個人不怕他。他在科學上知道的不比所長少。

卡嘉大嬸 他會把切爾諾烏斯也給吃掉的。

尼基弗爾 小心別噎死他。

卡嘉大嬸 你記住我的話吧。會吃掉的，就像吃掉穆拉維茨

基一樣。他會暗箭傷人，使切爾諾烏斯壓根兒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尼基弗爾 空口無憑地想把切爾諾烏斯怎麼樣，那是辦不到的。他是個很有學問的人。出版過自己的書，給大學生們講課，在雜誌上給少先隊員寫文章。聽說，他寫了一本很有價值的書，還寄到莫斯科去了。這是個了不起的人喲！（拿起掃帚走出）

〔卡嘉大嬸就要擦完地板。薇拉上。〕

薇拉 您好，卡嘉大嬸。

卡嘉大嬸 你好，薇拉·米哈伊洛芙娜！你這個能起早的人，總是第一個來到！

薇拉 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還沒來嗎？

卡嘉大嬸 你找哪一個？我們這兒不是有兩個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嗎——所長和切爾諾烏斯。

薇拉 我找切爾諾烏斯。

卡嘉大嬸 你離開他，就不能生活嗎？

薇拉 生活倒是能，不過沒有他，工作可就困難啦。

卡嘉大嬸 那麼你是跟他學習科學嗎？

薇拉 是呀。

卡嘉大嬸 你幹麼需要這些老骨頭呢？年紀輕輕的姑娘。

薇拉 他的骨頭雖然老，可是靈魂年輕呀。

卡嘉大嬸 我說的是黃豆，你扯到豌豆上去了！我是說櫃子裏放着的那些骨頭。

薇拉（笑）我以爲你是說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呢。我和切爾諾烏斯不是研究骨頭的，那是高樂赫瓦茨基收集的。

白堊、黏土、石灰、磷灰岩——是我們的事兒。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是總挖掘工人，我是他的助手。

〔列萬諾維奇上。〕

薇拉（開玩笑地）怎麼，有任務嗎？

列萬諾維奇 有。

薇拉 我知道，你是忘不了我的。快說吧，什麼事？

列萬諾維奇 是這麼回事，需要一個人到我們經常幫助的那個部隊去講一堂課。

薇拉 講什麼課？

列萬諾維奇 他們要我們給講講我們這個行星過去的情形。

薇拉 你想叫我去嗎？

列萬諾維奇（開玩笑地）本來想讓你去，不過我怕戰士們儘看你，不會好好聽講了。

薇拉 你什麼時候學會了說恭維人的話？

列萬諾維奇 難道說，這是恭維人的話嗎？

薇拉 當然是恭維人的。黨委書記說這樣的話，恐怕不相稱吧。

列萬諾維奇 我保證以後儘用黨的命令和你談話。可是我們究竟派誰去講課呢？

薇拉 或者派高樂赫瓦茨基去吧？讓他把毛象骨頭裝上一麻袋，去講講吧。

列萬諾維奇 跟他說過了。不肯去，他說他很忙。

薇拉 我才不信呢。

列萬諾維奇 不然，派老頭子去吧？

薇拉 切爾諾烏斯？

列萬諾維奇 嗯哼！雖然我想他是不很喜歡講的。

薇拉 講演嗎……可是要講地球——那他是願意的。他講起地球來，就像講故事一樣。

列萬諾維奇 那麼請你告訴他，就說我請他到部隊去一趟。也許不會拒絕吧？

薇拉 要他放下工作，他會囁咕幾句，不過馬上他自己也會樂意的。

列萬諾維奇 時間嘛，我通知你吧。（要走）

薇拉 你的泥炭怎麼樣了？

列萬諾維奇 就要做完實驗啦。

薇拉 聽說你好像要用它做點心。

列萬諾維奇 點心——算什麼！我要用它做更重要的東西呢。

薇拉 比方說？

列萬諾維奇 比方說，酒精，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東西。

薇拉 酒精？那麼你想私自造酒啦！

列萬諾維奇 你來吧，我請你客！（下）

薇拉 卡嘉大嬸，你看這個年輕小伙子，快作教授啦。

卡嘉大嬸 現在的年輕人都是聰明的，正是因為這個才教育你們的。

薇拉 在那種東西上成長起來的！在泥炭上！

卡嘉大嬸 到處都能生長——無論在泥炭上，或是黏土上。就是在沙子上，也一樣生長東西。我們的氣候就是這樣。

薇拉 很好的氣候，卡嘉大嬸，蘇維埃的氣候！

卡嘉大嬸 我也是這樣說呀！可是他在別處工作，幹麼要到我們這兒來發號施令呢？

薇拉 我們是一個黨組織，他是黨委書記，他是代表黨來辦事的。

卡嘉大嬸 那不是，你的挖掘工人來了。（拿起抹布來，退到一旁）

〔切爾諾烏斯上。〕

薇拉 （故作姿態地站了起來，莊重而談諧的語氣）敬禮，總挖掘工人，天然寶物的收藏家，您的精神飽滿，神情煥發，您又打開地球上的哪一個寶庫了吧？

切爾諾烏斯 抱歉得很，沒有！在進行挖掘以前，我得跟高樂赫瓦茨基要兩千盧布。

薇拉 喝，真像澆了一桶冷水！怎麼樣——你想他不會給嗎？

切爾諾烏斯 應當給呀，不然我們可就沒法完成魯得尼區的勘查工作了。

薇拉 莫斯科方面還沒有消息嗎？

切爾諾烏斯 沒有！（對卡嘉大嬸）卡婕林娜·伊萬諾芙娜，今天的信還沒來嗎？

卡嘉大嬸 沒有，沒來。

薇拉 嗯哼，傷腦筋啦！您的工作失敗了。

切爾諾烏斯 你還取笑呢，其實你也担着心呢。

薇拉 與我可有什麼關係呢？

切爾諾烏斯 怎麼能說與你沒關係呢？似乎你也參加了這

件工作。

薇拉 這可得劃清界限。我就說沒參加這個工作，教授想躲在背後，拿助理研究員作擋箭牌。

切爾諾烏斯 對不起，這可不行！一塊做的工作，要我們共同來負責任。這你怎麼也逃避不了的。

薇拉 是呀，要避開您是困難的，昨天吉爾金儘想躲開你，擺脫你，可是怎麼也不成。

切爾諾烏斯 他身體怎麼樣？今天看見他了嗎？

薇拉 沒有，還沒看見。我想，不會怎麼好的。

切爾諾烏斯 作那樣的科學報告——簡直是荒唐。全都是些空洞的詞句，一點具體的東西都沒有。給他的那些幾乎完全整理好的材料，都不肯利用。他這是想欺騙誰呢？

薇拉 欺騙自己。

切爾諾烏斯 大概，他有意跟我爲難吧？

薇拉 我也是這樣想！您對他的責備太嚴格了。

切爾諾烏斯 我本來是希望他好。

薇拉 他恐怕接受不了。

切爾諾烏斯 也許我說的太苛了？還得找他談一談。

薇拉 我認爲您說的都很對，您沒有什麼可以道歉的。

切爾諾烏斯 不是道歉，我是想找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對他說個明白。

薇拉（指着進來的杜略格）又來了一個敬愛的挖掘工人！您怎麼啦，尼吉達·謝繆諾維奇？您怎麼這樣激動呀？

杜略格 可把我吓壞了，到現在還沒甦醒過來。

薇拉 誰把你吓成這個樣子？

杜略格 我真不知道，要不要說出來？

薇拉 如果不信任我們，那就別說。

杜略格 我倒不是不信任……

薇拉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

杜略格 要是說出來，閒話傳出去，可就麻煩了。

薇拉 哦，那您就別說啦。

杜略格 可是我又想和你們商量商量——應該怎麼辦？

薇拉 那你就說吧！

杜略格 商量也不妥當……我怕這些閒話傳出去。

薇拉 前怕狼，後怕虎。您總是怕這個怕那個的，尼吉達·謝繆諾維奇。最好還是別說吧，不然以後您更要怕了。

(對切爾諾烏斯)我們走吧，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

杜略格 等一等，同志們！

(薇拉和切爾諾烏斯停下來。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或者，還是要和你們商量商量？

切爾諾烏斯 (冷笑)你自己決定吧。

杜略格 (鼓起勇氣)真是想不到的事情……我在大街上走着，忽然有一個男人走到我前面去了……趕過了我以後，他就……(不敢說下去)

薇拉 就……怎麼樣？

杜略格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出來？

薇拉 (笑)如果你不能決定，尼吉達·謝繆諾維奇，那麼你最好讓我們走吧！(要走)

杜略格 稍等一會，同志們！我這就……不過，我請你們千萬不要對別人說。

切爾諾烏斯 那好吧，尼吉達·謝繆諾維奇！

杜略格 這個……他趕過了我以後，狠狠地看我。

薇拉（譏笑地）怎麼？狠狠地看你？

杜略格 不，你聽我說！回頭看了一眼，又回頭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後他站住了，問我說：“您不是鮑得凱茨基嗎？”這時把我吓得渾身哆嗦起來。我說：“不，我不姓鮑得凱茨基，我姓杜略格！”

薇拉 他說什麼？

杜略格 他說：“對不起，你很像他。”他又說：“我在沃龍涅什的時候，見過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走了。

薇拉（諷刺地）他走了！請你說說吧！這是多麼可怕呀！

杜略格 我還沒說完呢。當我走進研究所的時候，他又回頭看了我一眼。

薇拉 如果再看一眼，那又有什麼可怕呢？

杜略格 不，這的確可怕。從前在沃龍涅什真有一個姓鮑得凱茨基的——鄧尼金的上校。

薇拉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呢？

杜略格 那個時候我也在沃龍涅什。

薇拉 你做上校了嗎？

杜略格 沒有，我在中學教書來着。

薇拉 這我們都知道的。

杜略格 但是你們不知道，這位上校和我長的一模一樣呀。

薇拉 這又怎麼樣呢？

杜略格 那個人可能說，鄧尼金的上校在研究所裏工作呢。

〔切爾諾烏斯和薇拉笑起來。〕

不，這一點都不可笑！我沒有那個時候的證明文件。——我用什麼來辯護呢？

切爾諾烏斯 你別當回事啦！這是一場虛驚！

杜略格 那麼，按你的意見，沒有什麼可怕的？

薇拉 尼吉達·謝繆諾維奇，去工作吧，任何人也別怕。

杜略格 真的，不要怕嗎？

薇拉 不要怕。我決不對任何人說，你是鄧尼金的上校。

杜略格 （幾乎吓得縮成一團）噓！你瘋了！難道能開這樣的玩笑嗎！

薇拉 （笑着）啊哈，你這個胆小的人，胆小的人！

〔大家分散，各人朝自己的房間走去。杜略格轉回來，走到卡嘉大嬸跟前。〕

杜略格 卡捷林娜·伊萬諾芙娜！請你不要把這些話告訴旁人，不然人家會以為是眞事兒呢。

卡嘉大嬸 難道會有人相信你是上校嗎？

杜略格 阿呀呀！不要重複這句話吧！我求求你！

卡嘉大嬸 對不起，尼吉達·謝繆諾維奇。以後我再不說啦。

〔杜略格下，齊娜上。〕

齊娜 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還沒來嗎？

卡嘉大嬸 你的，還沒來。

齊娜 幹麼說——我的呢？

卡嘉大嬸 我們這兒有兩位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因為你和切爾諾烏斯沒有什麼連手的事情，給你在公文上

簽字的是高樂赫瓦茨基。

齊娜 啊呀，卡嘉大嬸！我真沒想到，你是一個這樣陰險的人。

卡嘉大嬸 這算什麼陰險呢，吉爾金娜同志？我說的實話呀：你是秘書，他是所長；所以，你沒他或者他沒有你哪能行呢？

齊娜 （一邊往屋裏走，一邊開玩笑地用手指頭威脅地說） 好吧，好吧，多嘴的女人，你要小心着！

卡嘉大嬸 （獨自一人）做賊心虛。我並沒想挖苦她。（在屋角裏忙着做什麼）

〔吉爾金悄悄進來。巡視走廊，看見卡嘉大嬸。〕

吉爾金 （突然地）你好，卡嘉大嬸！

卡嘉大嬸 （吃驚地）呸，還是你呀，討厭鬼！對不起，吉爾金同志。你把我給吓了一跳……

吉爾金 我本來是問候你。

卡嘉大嬸 謝謝你這樣的問候！吉爾金同志，你怎麼老是不像用人腳走路，而是用貓爪子走路呢？

吉爾金 你不必擔心我的腳吧！

卡嘉大嬸 我是擔心我自己，並不是擔心你的腳。

吉爾金 請問你，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來了嗎？

卡嘉大嬸 你要找的那位——還沒有來！

吉爾金 那麼，哪一位在這兒呢？

卡嘉大嬸 切爾諾烏斯。

吉爾金 還有誰？

卡嘉大嬸 都在這兒。